

歷史與空間

■ 雁 翔

說說古代的「官箴」

上月，中紀委決定對孫政才涉嫌嚴重違紀問題立案審查。此舉再次說明中央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。《人民日報》指出，制度就是「規矩」，誰膽敢藐視和冒犯「規矩」，無論職位高低、貢獻大小，都要受到嚴肅追究，任何人都不要心存僥倖。

所謂「規矩」，亦即做人的基本底線和守則。古往今來，「守規矩」總是一再被人提起。孟子曰「不以規矩，無以成方圓」，淮南子說「矩不正，不可為方；規不正，不可為圓」，呂不韋云：「欲知平直，則必準繩；欲知方圓，則必規矩」……可見，「守規矩」已是人們立足處世無可置疑的不二法門，官員尤甚，就像「不能偷竊搶劫」、「不能殺人越貨」一樣簡單。

近年來，「守規矩」三字緣何成了一個流行詞？究其原因，蓋因近年來頻頻有官員罔顧黨紀國法、貪腐墮落倒過所致。

回顧中國歷史，古人非常強調「守規矩」的。古賢強調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，孔子曰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」，這個「正」便是處世的規矩；孟子還說「天作孽，猶可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」，這個「作孽」就是胡作非為、不講規矩。做人如此，做官更如此。宋人呂本中在《官箴》中開宗明義：「當官之法，唯有三事：曰清，曰慎，曰勤。知此三者，可保祿位、遠恥辱，可得上之知、得下之援。」宋至清九百年，此乃官場的座右銘。雖然古代「官箴」的初衷是維護封建統治的，但它勸人「守規矩」的社會意義今天仍不失現實意義！

我國有幾千年博大精深「酒文化」，而古代官員是不能「公款吃喝」的，否則就會觸犯法律、丟官降職。

宋朝規定公酒須上交，嚴禁私自享用。宋治平元年（1064），陝西鳳翔知府陳希亮因貪喝鄭州送來的公酒，被朝廷降職為太常少卿。宋神宗時直學士祖無擇政績不俗，卻因私下將300小罐公酒送人而丟了官。「文人官員」蘇舜欽因支持范仲淹改革遭排擠，保守派以他在進奏院祭神時用賣廢紙之款買酒宴客為由告發，蘇舜欽及一眾吃客均遭革職。

古代對官員私生活管得也嚴，不少朝代嚴禁官員嫖娼、亂倫。唐玄宗時規定：官員「包二奶」或搞「性交易」，五品以上要貶職「流放」。《唐會要》載，大理司直張黔牟因與自家的丫鬟

搞「一夜情」，被舉報摘去官帽。明朝規定官員嫖娼將終生不再錄用。《典故紀聞》記載：明英宗時廣東海南衛指揮使張某赴京奏章，此人在島上放縱慣了，在京仍多次宿娼，敗露後被「謫戍」到遙遠的山西威遠衛當守衛。

古代允許官員著書印書，但不能營利。上海文史館館員劉聲木在《萇楚齋五筆》中記載：清代地理學家徐松當湖南學政，要生員買自己刻印的著作，被革職處分，一生清白付之東流。為防官員陷入「雅賄」怪圈，清朝明令禁止官員進古玩店。咸豐時某侍郎偶至琉璃廠古玩舖遊覽，即遭處罰。某三品官被友人拉去逛琉璃廠，也遭御史彈劾丟官。

鴉片戰爭後，清政府為挽救危局，派五大臣率團「出洋考察」，為此還出台嚴格的規章禁令：一，差旅費須天天登記在冊，有逾期不歸者，一律停發薪俸，開除公職；二，出洋官員須將到訪國政經情勢、火輪舟車、軍事地形、水師炮台乃至風俗民情等系統記錄，返京後要上交詳盡考察報告……此舉明確規定了出國者使命，杜絕了公款消費和遊山玩水。如此嚴格的規定，加之當時出國需數十晝夜海上顛簸，以致不少人將出國視為「受洋罪」……

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，嚴峻的現實尤須警覺。細數今天落馬的「老虎」、「蒼蠅」，哪一個不是忘記「守規矩」的不法之徒？

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，嚴重違反組織和人事紀律，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，自己與妻兒則大肆收受賄賂，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，終於鋌鐮入獄，被判無期徒刑；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副主任、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，偽造學歷、巨額騙貸，其子劉德成也靠其權力成為「巨富」，2014年底劉鐵男一審獲判無期，將在牢獄度過餘生；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、原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等人，也均因罔顧國法、大肆受賄而面臨牢獄之苦……

「守規矩」乃是做人為官的「定海神針」。獲判重刑的「軍中巨虎」郭伯雄、徐才厚和令計劃、蘇榮之流均出身農家，父母對他們的教誨乃是「你可要守規矩、不忘本啊！」但他們恰恰都忘了「守規矩」三字，終於身敗名裂。假如貪官們能夠年年、月月、天天做到「守規矩」，就不至於滑向萬劫不復的可恥下場了！

我想：落馬「高官」們從政之初對法紀大多也



■內鄉縣衙懸掛「天理國法人情」六字匾額。

作者提供

是心懷敬畏的，做人為官也是「守規矩」的。但隨着官職步步高陞，周圍又缺乏必要的切實的監管，就漸漸忘記當初的誓言，終於積重難返，一步步踏上不歸路。正如原河南省委常委、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7月20日在湖北襄陽法院受審時灑淚悔罪道：「我對不起黨的栽培，我之所以犯下大罪都是忘記了『守規矩』這條基本準則啊！」

筆者對始建於元大德八年(1304)的河南內鄉縣衙印象最深。其六字匾額「天理、國法、人情」和「寬一分民多受一分賜，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錢」、「與百姓有緣才來此地，期寸心無愧不鄰斯民」等楹聯，鞭辟入裡發人深省，早已是全國各地縣衙競相倣效的「圭臬」了。我對縣衙三堂的楹聯更是刻骨銘心：「吃百姓之飯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，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說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」，該楹聯深刻揭示了官民、榮辱、得失的辯證觀，彰顯了百姓乃衣食父母、官員必執政為民的普世真理，堪稱「守規矩」的至理名言。

習近平曾多次引用內鄉縣衙這幾幅對聯，指出「封建時代官吏尚有這樣的認識，今天我們執政黨應該比這個境界高得多！」他反覆強調官場「是立規矩的地方」、「定了規矩就要照着辦」、「奉法者強則國強，奉法者弱則國弱」。新華社「新華視點」曾刊發《習近平八論「規矩」》一文，重申立規矩、建制度的重要性。他號召全社會要大力加強包括黨章黨紀、法律法規在內的制度建設，增強制度執行力，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。

歷史是一面鏡子。國家要長治久安，社會要風清氣正，官場必須成為「守規矩」的淨土和楷模。為官者不受法紀約束後患無窮，誠如英國歷史學家吉本所言：「不在憲法規定的自由中，不可避免會出現腐敗！」

做人務須守規矩，從政必先遵法紀。官箴亦是傳家寶，民脂民膏豈可欺！

書若蜉蝣

■ 葉 輝

建築如何壓抑人性？

話說1943年，在考慮整修被炸彈摧毀的下議院時，英國前首相邱吉爾（Winston Churchill）有此說法：「人塑造建築，建築也塑造人」；70年後的今天，如果他得知神經學家及心理學家已發現大量支持其觀點的證據，他必感到欣慰，如今世人俱知道建築物和城市可影響心情及生存狀態，而人腦海馬區具有特殊功能的細胞，可適應人體居住空間的外觀及內部設置。

儘管如此，城市建築師並未足夠重視設計的建築對城市居住者的潛在未知影響，建築師欲設計出風格獨特的作品，此一目標通常凌駕於對建築物如何改變居住者行為的考慮之上，但此一情況勢將改變；在如何設計用戶友好型建築，已有非常好的指導原則，英國諾森比亞大學建築與科學系學員露芙·達爾頓（Ruth Dalton）就有此一問：「許多建築師都忽視此一指導原則，這是為什麼呢？」

早前於倫敦召開的意識城市大會（Conscious Cities Conference）就考慮到，科學家如何讓建築師更便於利用研究，大會聚集建築師、設計者、工程師、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；不同學科的專業人士發現，在學術上，他們各自的領域正形成愈來愈大的交叉，但在實踐中真正的交叉與交流則少之又少。大會演講人之一的艾莉森·布魯克斯（Alison Brooks）乃擅長住宅及社會化設計的建築師，她向媒體講述基於心理學的新想法，可改變城市的建造方式：「如果科學能幫助設計專業人士證明好設計及好工

藝的價值，那就勢將成為非常強大的工具，並極可能改變人居住環境的質量。」

其實於上世紀50年代，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建造普魯伊特-伊格厄住宅區（Pruitt-Igoe housing complex）33個毫無特色的住宅街區，此等建築出自設計師山崎實（Minoru Yamasaki）的手筆，他乃世貿中心的設計師，住宅區很快以其犯罪率的增加、骯髒的街道及社會功能的失調而知名；而各學科之間互動增強的作用之一，就是降低此類可怕的建築業事件再發生；批評者認為，當代高樓大廈群之間寬闊開放的空間佈局會抑制住戶的社區意識，特別是當犯罪率日漸上升之時，1972年，普魯伊特·伊格厄住宅區逐漸被拆除。

此一住宅區並非特例，皆因缺乏人類行為考慮的當代住宅項目設計，脫離更廣闊的社區環境，從而令居住者產生疏離感，而其公共空間設計亦堪憂；英國Grime歌手泰尼·坦帕（Tinie Tempah）就成長於此種住宅區，他表示當代住宅項目，就像「故意被建造成讓居於其中的住戶無法成功的風格」。

如今在心理學研究幫助下，世人逐漸了解，怎樣的城市環境為居住者所喜歡並感到振奮，一些心理學研究能實時檢測被測試者的生理反應，比如運用手環等可穿戴設備觀察測試者的皮膚電傳導，利用智能手機應用詢問測試者的情緒狀態，同時利用腦電圖耳機（electroencephalogram headsets）檢測與心理狀態和情緒相關的腦活動等。

生活點滴

■ 羅大佺

二爸的鴨舌帽

在博房村，二爸年紀不算大，但屬於子孫滿堂一類的人物。

每天吃過早飯，二爸將家裡簡單收拾一下，裹一支葉子煙，戴上鴨舌帽，叼上雕花煙斗，優哉游哉地向小兒子的診所走去，邊走邊吞雲吐霧。路上遇到花斑鳩、雕樑子之類的鳥兒站在樹上叫喚，他瞇着眼睛看一會兒，慨嘆一聲，繼續向前走去。

二爸姓周，瘦高個兒，今年七十八歲，早已過了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年齡，但身體硬朗，走起路來鏗鏘有力。走路的時候他喜歡將腳步放慢，將步子邁得悠閑。他的家在博房村烏龜石的一片油茶林裡，木質結構的老式房子，雖然高大氣派，但歷經百年風雨，已經有些陳舊。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早已在外面修了高高大大的樓房，多次要求他去和他們一起住，二爸堅決不同意。人老了，有些戀舊，何況，這房子是祖上留下的祖業，這裡有他的夢想和傷痛。

二爸出生於鄉村的醫學世家，祖上從清朝中期開始行醫，傳至他父親一代，已是聲名鵲起。因他父親一條腿有點癱，人稱「周拐子」，提起醫生「周拐子」，方圓百里都知曉，經他把過脈的病人，無論傷風感冒，還是疑難雜症，吃上幾副中藥，都會慢慢好轉。病人的病好了後，一些人就會提着禮物去周拐子家裡，說些感激的話語。看到父親如此受人尊重，二爸從小愛上了行醫這個行道，長大後飽讀醫書，跟着父親臨床實習。雅丹縣解放初期，百廢待興，二爸因看得一手好病，被招進了縣聯合診所。幹上了自己喜歡的職業，二爸的心裡不知有多激動了。到聯合診所工作後，二爸勤勤懇懇、兢兢業業，把診所當作自己的家，把病人當作自己的親人，獲得了領導和同事的好評。後來聯合診所合併到縣城醫院，二爸調入醫院，巧合的是，這時他的父親也從鄉村醫院調到了這家醫院，可謂父子同院。一次，一位病人為感激二爸治好了他的病，專程前來送了一頂鴨舌帽給他，說是在外工作的親戚帶回來的，他一個莊稼人土氣，戴起怕別人笑話。二爸推辭不掉，收了下來，把它戴在頭上，作為對自己的誠勉。轉眼到了1959年冬天，農村糧食荒爆發。每當遇到來自老家那些又餓又病的病人，二爸總是將自己的工資買成食品，分給送給他們。那段時間農村餓死了不少人。從醫院回家有10多公里路程，沿途可以看到一些餓死在路邊的屍體，看到了，二爸就從人家戶借來工具，將其簡單地埋掉。最讓二爸耿耿於懷的，是有一天老家的乾妹妹來醫院找到他，叫一聲「哥哥」潸然淚下。那時候乾妹妹全家都餓死了，乾妹妹也全身浮腫，餓得只剩下最後一口氣。看到乾妹妹那個樣子，二爸的眼淚湧上眼眶，流了下來。對乾妹妹的病

情做了處理之後，二爸拿出身上僅剩的錢，去買了20多個饅饅給乾妹妹作伙食。不料第二天凌晨二爸來到病房查房，卻看到乾妹妹帶着滿足的笑容，服死在病床上。那一刻，二爸後悔得腸子都青了，自責得只差用腦袋去撞牆，作為醫生，怎麼沒想到把饅饅定時定量給乾妹妹飲食呢？這以後，二爸好長一段時間都沉默寡言，不苟言笑，但一靜下心來，就更加勤奮地鑽研醫學知識，更加積極地向名老中醫求救。

就在二爸想在醫學事業上奮力邁進的時候，「大四清」運動開始了。二爸的富農家庭成分被人揭發了出來，加之外公是地主，父子同在一家醫院工作，更被人說成是「四類分子把持了貧下中農的醫院」，受到了大會小會批判，就連平時愛戴的鴨舌帽，也被說成是顯擺資產階級的情調。一天，二爸接到了行署專區醫院的調令，要調他到專區醫院工作。當他背着行李，帶着調令，準備去專區醫院報到的時候，路上碰到了公社黨委書記。公社黨委書記問他去幹什麼？二爸回答去專區醫院報到。公社黨委書記說，一個富農崽子，去報什麼到？馬上給我回來。二爸老老實實地跟着他回去了，接着當公社黨委書記把二爸清理回鄉務農，接受勞動改造。

回到農村的二爸大病了一場。只心痛失掉了金子般珍貴的城鎮戶口，吃不上皇糧，還痛心失去了自己從小喜愛的職業。但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，他除了老老實實地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，本本分分地種田務農外，他還能做什麼呢？即使是他最喜歡的醫學書籍，也只能把它悄悄地藏在箱子裡，夜深人靜時才拿出來翻一翻，生怕被別人看見了，說他不安分勞動改造。至於那頂他喜歡的鴨舌帽，只能一直壓在箱底了，逢年過節都不敢拿出來戴，怕有人檢舉他忘不了資產階級生活。

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實行了改革開放，全國範圍內對「四類分子」進行了摘帽行動，實行了沒有出身和階級成分差別的公民平等性。二爸這才大大方方地戴上了鴨舌帽，挺直了腰桿做人。公家醫院也給他認可了工齡，發放了養老金。更令他高興的是，小兒子通過自學成為醫生，開起了私人醫院，繼承了他未竟的事業。

兒子的醫院在雅洪公路路邊。二爸到來的時候，看見裡面排滿了長長的病人等候看病。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兒子的醫術和聲譽早已超過了當年的自己。二爸來到裡屋，放下雕花煙斗，取下頭上的鴨舌帽，將它掛在衣架上，抱起向他跑來的小孫女，在她粉嘟嘟的臉蛋上親了一下，爺孫倆一起玩耍起來。金色的陽光灑在屋外的草坪上，二爸和他的孫女在陽光下「咯咯」笑着，玩得格外開心。

詩詞偶拾

■ 龍協濤

香港回歸二十年誌慶歌

中華民族復興路，香港回歸憶當初。
「一國兩制」大智慧，偉人決策響驚雷。
定紛止爭早學劃，一部寶典《基本法》。
風雨過後現虹霓，歷史聚焦在九七。
回歸大典世所歎，中華開啓新國運。
米字旗降五星升，華夏兒女淚縱橫。
獅子山舞香江唱，滿城爭說紫荊香。
今日開懷舉觥籌，神州洗雪百年辱。
人傑地靈山海美，情同手足血濃於水。
小小漁村起南溟，耕種蕃衍自漢秦。
出口香木播遠洋，從此美名稱香港。
清季貧弱列強狂，神聖領土遭割讓。
歐風美雨洋裝身，同胞不改中國心。
讀罷「子曰」誦「詩云」，粵語粵劇醉鄉音。
五千年扎下文化根，同心同德更同魂。
百年漂泊不忘我，學子高唱《我的祖國》¹。
「港人治港」自有方，法治社會百業旺。
香港同胞享尊嚴，自信自強掛雲帆。
廉政公署樹誠信，警示為官立公心。
金融風暴大地震，祖國出手定乾坤。

註1：2016年12月14日，台灣學者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演講，問台下聽眾，人生的啟蒙歌是哪一首？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站起來回答是《我的祖國》，場上響起「一條大河波浪寬……」的歌聲，和者千餘人。（原載《中華辭賦》2017年第7期，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原主編，教授、博導。）

豆棚閒話

■ 劉廣迎

哪個能夠不想她？

馬斯克與扎克伯格兩位大咖，以人工智能與人為題，「大辯」出手，讓全球眼球聚焦，加速了無數大腦與小腦。這讓我心生感歎：一塊鮮肉飛過來，哪個能夠不想她！

人工智能是人類的福音，還是人類的災難？扎克伯格滿懷憧憬，馬斯克則憂心忡忡。但無論喜者與憂者都在人工智能領域裡不惜血本奮勇爭先。這事，有趣，值得玩味！

對人工智能，樂觀有樂觀的道理，憂慮有憂慮的道理，但是，終歸發展是硬道理。這事，兩位大咖都明白得很！「狠」的意思是：明白得不一般，超越了多數人。

凡事，都是對立統一；發展，都有矛盾鬥爭。你看，當年咱中華沒有工業，多環保！多天然！可咱讓人瞧不上，讓人暴揍。於是，咱也搞得煙囪林立、機器轟鳴。好不容易咱也「工業」

起來了，霧霾又來折磨人了。你再看，自從有了互聯網，咱支使個人多麼方便。可是，窺咱窺咱騙咱的人也方便了不是！你說，這是喜是憂呢？還不是要在亦喜亦憂中繼續往前走嗎！看到光明，我們才能闊步前行。心懷憂患，我們才可能免於掉進萬丈深淵。

你要說，霧霾對人類的威脅與人工智能比起來根本不是一個數量級，這的確無比正確。但是，首先是咱怕也沒有什麼用處。「山深無人過，天高有雲行。」你不發展，自有人發展。人工智能的大門已經開啟，沒有人能夠關上它。其次是，它並沒有那麼可怕。不用怕惡作劇的人控制了它，也不用怕極端恐怖組織控制了它，因為邪不壓正，這是天道，沒有人能夠逆轉。人類歷史原本就是正與邪的鬥爭史。人類會不會因為怕「邪」而停止前進。不用怕人工智能超越了人類，且不論這種概率有多

大，即使它果真超越了人類，也不是什麼世界末日。

你想啊，人工智能不吃飯、不喝水、不喘氣，不用穿衣、不用住房、不用開車、不用上學、不用看病，而且還不死，與人類根本就不是一個層次，完全不搭界，它跟你爭什麼呢？逗你玩都沒意思！它壓根就瞧不上你，懶得理你。

也許你真正擔心的是人類不再是地球的主導。其實，人工智能成為地球的主導並非人類的惡夢，有個物種能夠管着慾望叢生不知節制的人類，維護地球秩序，世界將會更美好。你也用不着覺得因此扎傷了自尊心，畢竟人工智能是人類的「子女」，你的孩子超過你，不是挺自豪的一件事嗎？哪怕她並不孝順。

最後，重回一下這句話：一塊鮮肉飛過來，哪個能夠不想她？